



红海湾的浪花。

侯洁春摄

前不久,“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雕像在红海湾白沙中学揭幕,孩子们再次重温黄旭华的报国故事,厚植家国情怀。

红海湾,这里奔腾的浪花,见证着我们民族的自强求索。戚继光、郑成功在这里抵御外侮;彭湃在这里点燃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周恩来在此渡海脱险;彭士禄、黄旭华从这里启程,“深潜”报国……

本期,让我们一起站在红海湾畔,听惊涛拍岸,感受浪花“红”。

——编者

## ★ 山河赋

一

我还从来没看过如此圣洁的浪花,那是在蓝天下白云般的浪花。浪花从南海的天边赶过来,急匆匆,像在赴一场与红海湾的约定。我踩在细软的沙滩上,眼观波涛的奔涌,倾听涛声的狂响。浪花飞溅的水珠,落在了我的唇边,有种咸咸的滋味。

红海湾地处广东汕尾遮浪半岛。遮浪半岛在红海湾与碣石湾交接处突入大海,被称为“粤东麒麟角”。遮浪半岛如一道屏障,遮挡住一方风浪。半岛两边的景致迥然不同:一边波涛翻滚,巨浪排空;另一边却波光粼粼,一碧万顷,形成“一水隔两海”的奇观。

这会儿,淡金色的沙滩铺展开去,被深蓝色的海水拉出一道很美的弧线。弧线头部的浪花是雪白的,与腹部湛蓝的海水形成反差。无数浪花堆起千堆雪,涌上来,与石英砂堆积的滩头拥吻,瞬间飞溅起亿万颗“银珍珠”,又悄然滑落下来,让我不禁想到白居易在一首《浪淘沙》中的句子“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只是这儿的浪花,似乎更懂我不一样的心境。红海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浪花紧逐潮头,有着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奔涌而至,又化作漫天飞花。红海湾素有“中国观浪第一湾”的美誉,但人们来到这里仅仅为了观赏风景吗?

当地人告诉我,红海湾的海岸线有72公里之长,航路距香港81海里,距高雄也只有200海里。“高雄?”我抬眼望去,这么说,海的另一头就是我国宝岛台湾了。

几天前,我在汕尾游风山祖庙时,听过郑成功与汕尾的传说。早年郑成功南下勤王途中,曾将胞妹郑招禧葬于汕尾白湖畔,留下手书“后江平水”。又据汕尾风山祖庙记载,公元1661年4月,郑成功率25000名官兵、大小战舰数百艘,从福建金門的料罗湾启航,发起收复台湾之征,经澎湖列岛,于4月29日那天,抵达台湾西南的鹿耳门港外,遭遇十里浅滩,一时难以登陆。郑成功转而祈求妈祖庇佑。说来也奇,没多久就遇潮流风劲,雪浪拍天而来,舰队得以在荷兰总督府所在地热兰遮堡(今台南安平)附近的港口突袭登岛。郑军用舰船火炮击沉前来挑战的荷兰主要舰船赫克托号,随后围攻热兰遮堡,最终迫使荷兰总督揆一在1662年2月1日签字投降,台湾又重回祖国怀抱。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也曾在这里海湾练兵抗倭。友人说,遮浪炮台就是那会儿建的,清朝康熙年间又添了营房,至今遗址尚在。我虽未能前往凭吊,但站在大海边,闭上眼睛,仿佛隆隆炮声仍不绝于耳。

二

我还从来没看过如此多娇的浪花,那是在碧蓝海水中冲天豪气的浪花。

# 红海湾的浪花

■ 剑钩

红海湾的浪花,绝非凭空而生。她诞生在大海深处,有一个响亮的姓氏:红。

1922年的一天,一个在红海湾边长大的大户人家子弟,在海丰的龙舌埔广场,拿着一沓分家得来的田契,当众烧毁,还地于民。这把火,烧掉的是封建家族的万贯家财,点燃的是农民革命的星星之火。那一刻,有多少贫苦百姓喜极而泣。

在汕尾,随处可见“红”的主色调。这里是广东著名的“红色根据地”,是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的诞生地。那天,我在海丰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久久凝视那封静卧在展柜里的遗书,但见字迹章法灵动,率意潇洒,让人过目难忘。站在这里,我仿佛听到40公里外,那红海湾高高扬起的浪花,在呼唤一个浪卷巨澜的名字:彭湃。

浪花拍打着红海湾,一声一声,像在倾诉着什么。是不是想到一位伟人的名字?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的部队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开始撤离南昌,南下作战。彭湃在汕尾开展的农民运动有声有色,成功地打造出一片红色根据地。于是,周恩来与叶挺、聂荣臻等领导同志带领起义队伍余部向海陆丰方向转移。南下部队一路冲破敌军的重重拦截,抵达红海湾以西仅18公里处的陆丰。周恩来此时身染疟疾,发着高烧,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他一进入陆丰,就欣慰见证了彭湃多年来在海陆丰打下的牢固群众基础。周恩来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在中共汕尾市委常委杨石魂的陪同下,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索,辗转来到陆丰县黄厝寮村休养治疗。

黄厝寮村面朝大海,背靠项城岭,是个既利于隐蔽又容易出海的绝佳之地,况且这儿的农军也很有力量。周恩来在黄家养病10多天,病情稍有好转,就接到中央的指示,起义部队领导人要绕道香港前往在上海的党中央,起义部队继续驻留广东。周恩来部署了在陆丰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才离开了黄厝寮村。我在陆丰市政协的一份资料中看到:此时彭湃也来到海陆丰,在得悉周恩来基本康复后,指示地下党在大湖筹集一条“彪刀”船,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护送到香港。1个月后,彭湃在汕尾领导并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那年,彭湃伴着龙华监狱的镣铐声,挺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写下遗言:

“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在这里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遗书的源头在东海之滨的上海,遗书的归宿在南海之畔的汕尾。

许多年后,彭湃在红海湾畔点燃的革命火把,有了接力者。他的儿子彭士禄,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了中国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成为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之一。父子两代人,都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这片可爱的土地。

三

我还从来没看过如此壮美的浪花,那是为了新中国强大而凝聚起狂澜的浪花。红海湾和千年来火山岩与海蚀作用雕琢出的赭红色礁崖一起,以充盈着画面感的滚滚浪花,激荡起我心底的万顷波涛。

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也曾在这里湾停靠过,一边补充淡水 and 食物,一边与渔民交换物品。浪花拍打着宝船,见证了一个王朝的繁荣与兴衰。曾几何时,西方列强拿着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东方大国的门户。足足百年的耻辱柱与满目疮痍的海岸线,一度让红海湾蒙羞。

我恍然又看到一个傍红海湾而生的小男孩,他的名字本身就带有朝阳之光。1937年七七事变那会儿,他还在汕尾田墘的“红楼”读小学,看到的是列强横行和国破家亡。从此,他幼小的心灵就有了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志向。他还将自己的名字由“黄绍强”改为“黄旭华”。为了实现“旭华”的志向,他在1945年考入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学习。

那天上午,友人带我拜谒了黄旭华的旧居:汕尾城区庵堂前巷8号。旧居与他求学过的田墘“红楼”,仅有几百步之遥。“红楼”的墙壁呈红色,是一座中西合璧的2层楼房。当年,同盟会会员游克楫在卸任广东紫金县县长后,回到故里,发现故乡尚无新式学校教育,便在“红楼”创建了一所学校,最初叫“白沙学堂”。这所学校早年受彭湃等中国共产党人影响,培养出一大批进步学生,黄旭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血与火的洗礼,造就了黄旭华坚毅的品格。他在抗战炮火中立下科学报国之志,在大学期间宣传进步思想,在荒岛风沙里隐姓埋名,在深海惊涛中尽显英雄本色……他说过这样的话:“当祖国需要我一次把血流光,我就一次流光;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那时,黄旭华的至亲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连老父亲病逝,他都未能奔丧。这场始于1958年的“深潜”一直延续到1988年,两鬓染霜的他回到汕尾老家,95岁的老母亲抱紧年逾花甲的儿子,相拥而泣……

红海湾的浪花可曾听到过那哭泣?那是一种何等感人至深的哭泣。30年的牵挂,30年的坚守,30年的无悔。1994年,68岁的黄旭华再次踏上汕尾的土地,望着“红楼”,泪满衣襟。一次与乡友在吃饭时闲聊,有人问他最爱去哪儿,他只说了3个字“红海湾”。他还决意身后骨灰回汕尾,最好能埋在“红楼”旁边,那里数公里外就是红海湾。

黄旭华,这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最终实现了他的心愿:2025年6月29日,黄旭华的骨灰被安放在汕尾红海湾的抗日英雄墓地,面对着他读过书的那座“红楼”。

离别汕尾前,我再次来到红海湾。迎着旭日,我俯下身去,掬起一捧染着晨光的新水。红海湾的浪花,在我的眼中又有了解新的注解:她是旭日下浪花的红,是先辈鲜血的红,是赤子之心的红……

## ★ 我驻守的地方

我驻守在江西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红土地,已有20余载,因为各种任务,多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工作生活。

我第一次踏上瑞金这片土地,是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车窗外的田地里,油菜花开得热烈。黄灿灿的一片里,隐约能看见灰色的屋角——那就是叶坪村的方向。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走进大会旧址,我总忍不住伸手去摸那些斑驳的木柱。90多年前,代表们挤在长条凳上,用不同地方的口音,讨论着一个新生的红色政权。“毛主席”的称呼,从这里传遍神州大地;共和国的雏形,在这里悄然孕育。我站在主席台前,想象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的场景,心里满是震撼。

从叶坪往西走几里路,就是沙洲坝。位于这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是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是当年红军在瑞金留下的唯一自己建造的大型房屋。它造型独特,从空中俯视,宛如扣在大地上的红军八角帽。我来这里,多数是和战友们接受红色教育。阳光透过礼堂的天窗洒下来,在地面投下菱形的光斑。当年为了修建这座礼堂,乡亲们把自家的木料、砖瓦都搬来了。我抚摸着礼堂的大门,仿佛触摸到了军民同心的温度。

在瑞金工作期间,我常沿着红军走过的路与战友们一起巡逻。春天,田埂上的紫云英开得像紫色的雾;秋天,稻穗压弯了腰,空气中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见过白发苍苍的老人带着孙辈在旧址里参观,听过孩子们用稚嫩的聲音念着“吃水不忘挖井人”;还见过来自

## ★ 红色足迹

我是在暮春时节来到太行的。太行的春风,蘸着绿意与铁锈的味道,扑在脸上。它从千仞绝壁的缝隙里挤出来,带着崖柏的清苦;掠过上坡田野的堰边,又染上杏花的甜软。最终,它停在山脚那片整齐的营房上空,与年轻战士的口号声撞个满怀,便忽然有了一股凛冽的、金属般的劲道。太行的春风,一半是造化钟神秀的天然,一半是金戈铁马沉淀下来的肃然。

一

古人称太行“天下之脊”,诚不虚言。自南而北,八百里山峦如巨龙的背脊骤然隆起,横断华北。

你看那“太行八陉”的白陉,七十二拐的盘山古道,一侧是斧劈刀削的万仞峭壁,一侧是云雾缭绕的幽深峡谷。山桃花星星点点,缀在险峻的关隘旁,美得惊心动魄。可遥想当年,这每一道拐弯都可能射出冷箭,每一处崖洞都可能藏有伏兵。风声过处,松涛阵阵,恍惚间便与千百年的鼓角铮鸣混在一处,分不清是自然的天籁,还是历史的回响。

这脊梁,是蘸着血火写就的兵家史。战国时,秦将白起经太行阡断赵军后路。长平一战,40万赵卒魂断丹河谷地。那是冷兵器时代最惨烈的坑杀。楚汉相争,韩信出井陉,于“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的绝地背水列阵,成就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万世兵典。那面被汉军夺走的楚军大旗,据说当时就插在苍岩山的悬崖上,至今山风过处仍似有旗角翻卷之声。汉末,曹操征高干,亲率大军北上壶关。行经羊肠坂,适逢大雪,人马困顿,车轮摧折。这位枭雄望山兴叹,留下了“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的千古绝唱。

最激烈的一笔红,是80余年前点滴染上去的。1937年秋,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挺进茫茫太行。这条山脉成了民族救亡的钢铁屏障,块块岩石都成了抗

击侵略的堡垒。

全国各地的游客,在红井边虔诚地捧着井水品尝。

有一次,我在红井边执勤,一位老人对我说:“小伙子,你们守在这里,就是守着咱们的根啊。”他说的话让我心生自豪。是啊,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一栋栋红色旧址,更是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

中队附近有座山叫东华山。我们站在哨位上,就能望见山上的小庙。这座小庙是毛泽东当年休养的地方,也是我心中的精神高地。小庙陈设很简单——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盏油灯。当年,毛泽东在这里一边读书,一边静心思考、谋划战局,梳理革命思路。站在庙前,我想象着他在油灯下奋笔疾书、在山林间踱步沉思的场景,内心深受触动。

夜里,我站在哨位上,望着远处的灯火,仿佛能看见当年红军官兵提着马灯,在夜色里赶路的身影。他们走

过了泥泞,在这片土地上燃起红色的火种。而我们,就是这红色火种的守护者。

那年夏天,赣江支流河水暴涨,多个乡镇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我和战友们第一时间奔赴抗洪一线。在瑞金九堡镇,不少群众被洪水困在屋顶。大家驾驶冲锋舟,一次次将群众安全转移。有的战友被洪水冲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行;有的战友手脚被杂物划伤,简单包扎后又投入救援。在连续20多个小时的奋战中,我们顾不上休息、吃饭,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多救一个群众,多守护一份平安。这场抗洪战斗,不仅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更让红色精神在我们的血脉中传承发扬。

这些年,我见证了红色瑞金的发展,也在红色精神的滋养下不断成长。我和战友们会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这片热土,让红色精神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武警江西总队瑞金中队官兵在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红军烈士纪念馆前重温入党誓词。

曹先训摄

# 太行沐春风

■ 翊非

水

平型关的晨雾里,第115师将士如岩石般伏在乔沟两侧。深秋的山谷,天阴沉沉的,将士们在寒风冷雨中静默着,胸口灼烧着复仇的怒火。那撕裂晨雾的枪声,宣告着抗争,是积压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在绝境中发出的一声怒吼。

百团大战的烽火中,105个团同时亮剑,从娘子关到井陉矿,铁轨被扭成麻花,碉堡在巨响中崩塌。李家庄的铁匠们连夜赶制撬棍,百姓们扛着铁镐将敌人的“囚笼”连夜撕碎。这道山脉被军民的热血铸成不可逾越的长城。

第129师的官兵,把根扎进了太行山的石头缝里。长生口的伏击,神头岭的奇袭,响堂铺的硝烟,一记记漂亮的伏击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至今太行山深处仍有“将军石”“兵工厂旧址”。那些被炮火熏黑的岩壁上,依然留着当年八路军刻下的标语,风雨剥蚀不去那股子硬气。

二

今年初,我曾走进山下的一座军营。驻扎在这里的,是一支前身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英雄部队。站在训练场边缘,我看到一幅特殊的“春训图景”——这是一支现代化部队的“亮剑”,是钢铁与数据在古老山脉上刻下的新图腾。

训练场东侧,数十辆挂挂数码迷彩的作战车呈战斗队形展开。新型火炮静卧在预设阵地上,粗壮的炮管斜指云天,迷彩涂装与背后太行绝壁的颜色几乎融为一体。演兵场的上空,数架小型侦察无人机如鹰隼般盘旋。它们时而悬停,时而疾飞,将山脊背后的“敌”装甲目标坐标,实时回传至指挥方舱的电子沙盘。在这里,看不见的电磁波与数据链,正编织着一张覆盖八百里太行的无形天网。方舱内,年轻操作员的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屏幕上的数据流如瀑布般滚动。这让我想起当年情报员用鸡毛信传递的紧急情报——同样的使命,却已是两个时代的战争密码。

在这里,“龙腾虎跃”有了新定义。往日,所谓“龙腾虎跃”,是战士们在泥

水里摸爬滚打的肉身拼搏。而眼前的景象,是另一种震撼:步战车协同步兵冲击,车体在起伏的坡地上剧烈颠簸,战士们在车内通过观瞄设备冷静搜索。“跃”是钢铁之躯的机动,“腾”是数字化单兵与重火力的协同。

我在营区荣誉室,还看到一面特殊的锦旗,是平型关大捷时当地百姓送的,上面绣着“太行铁军”4个大字。这面锦旗被数字化复刻,投影在训练中心的大屏幕上,与实时传输的战场数据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成了变与不变的深刻对话。

三

站在这山梁上,春风拂面,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当兵时的春天。

每年3月,我们都要开赴狼牙山下的易水河畔驻训。那里的风,带着易水河特有的、凛冽的寒意。我们在“风萧萧兮”的古战场边摸爬滚打,汗水滴进黄土,年轻的心真切地触碰到“传承”二字的重量。后来,我到了军校工作,太行山成了每日相对的风景。春风浩浩荡荡地吹过,拂过田野的新苗,拂过山脚的营房,拂过静卧的战车,拂过我站立的山梁。它裹挟着太多东西:泥土的清新,野花的芬芳,历史深处的血火,易水河畔的汗水,柴油与钢铁的气息,以及当下这和平年代里,一种蓄势待发的、磅礴的力量。

这风,吹了何止千年。它吹过李太白笔下“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的险峻,吹过“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慷慨壮歌。昔日,这风里是救亡图存的烽烟;今日,这风里是强国强军的梦想,是钢铁巨兽低沉的呼吸,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用忠诚与智慧驾驭战争、守护和平的雷霆。

山河未改,精神弥新。太行山,一座用岩石与传奇垒砌的丰碑,沐浴在这无尽的春风里。它记得来路,更期许着前程。那漫山遍野的绿意,与山下营区那片沉稳的钢铁丛林,便是它给予这片土地和守护这里的人们,深沉又生机勃勃的祝福。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